

开荒地

曲径通幽

曲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股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改革开放的序幕被徐徐拉开。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方式是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说白了，就是“包产到户”。农民承包土地之后，作息时间自己掌握，土地经营权在自己手里，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自负盈亏，让人们干劲十足，想尽千方百计向土地要效益，向土地要收成。

那时，乡镇企业还没有兴起，也没有外出打工的现象，所以，父老乡亲一门心思在土地上打转转，终于，一个增收的思路决然而出：开荒地！

土地承包之前，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地是越种越小，荒废的地边子越来越多，个别地块甚至出现了有效耕种面积还不如荒废的面积大的怪现象。分田到户之后，人们开始对付承包地周围的这些荒凉地带。一是把原先荒凉的地边子开垦出来，二是把承包地周边野草丛生的荆棘之地也开垦出来。

荒废的地边子原先也是好地，所以比较容易开垦，而承包地周围那些

荆棘丛生的荒草野坡，开垦起来就有难度。人们先将荒草、荆棘的地上部分用锄头刨断，把它们捡拾出去，再深深地翻挖土壤，将挖出的石头蛋子、荆棘根系分拣出去，然后平整土地，最后在地块四周修起堤堰以防止水土流失，如此，一块地就开垦好了。

开垦的荒地，主要是承包地周围的荒草野坡，所以，面积一般都不大，有一个笑话说，有个人开垦了几块荒地，可是数来数去总是缺一块，最后回家的时候，从地上拿起草帽子才发觉，那块地原来被草帽子遮盖着呢。笑话有些夸张，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开垦的荒地面积真的不大。

这些被开垦出来的荒地，主要是旱坡地，只用来种地瓜、花生，不能用来种小麦。倘若能开垦出一片水井能够浇到的土地（故乡人称“水浇地”），那就非常幸运了，人们都会很羡慕。毕竟，那时候，水井能够浇到的田地实在太少了，而“水浇地”直接影响到小麦的种植，最终将影响到能否天天吃上“白面馒头”。

记忆中，本家族有位很健壮的哥哥，性情豪爽，热情能干，他那几年就与“开荒地”拴在一起，基本上平时看不到人，一直在坡地里开荒。他光着膀子，举着锄头，吭哧吭哧地叩石垦壤，看他干活竟然是一种享受。他中午有时不回家吃饭，让其对象送饭，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开荒地。他开垦

的荒地，总量比承包地还多，并且里面有很大一片是“水浇地”，这让大家十分羡慕。

笔者的父亲是位乡镇干部，但是也喜欢种地，更喜欢开荒地。他在母亲承包地周围也开了不少荒地。受大人影响，我们这些孩子也开起了荒地。记得我与几个伙伴在村南边的土场（供村民用土的地方）中央刨起一片土地，用铁锹弄出几个地垄，栽上了麦茬地瓜，天天放学后去观察其生长状况，但是因为不懂施肥、松土等管理方法，它们生长缓慢，后来，几垄麦茬地瓜苗被一个调皮的孩子给拔了……

资料记载，农村开始实行承包制的那些年，农业生产年年上一个大台阶，粮食产量翻倍增长，其中就有“开荒地”的功劳。比如，分田到户的“先驱”——安徽凤阳小岗村农业生产三年三大步，就与当地许多农户开垦荒地有关。再比如，我国农业总产值，1978年是1397亿元，1990年达到7662.1亿元，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积极开垦荒地起了作用。

后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兴旺，特别是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农民挣钱的路子越来越多，已经不再仅仅指望那块土地过日子。于是，开荒地现象逐渐消失。如今，在农村已经很难见到开荒地的情景了。开荒地，早已成为往昔岁月的一抹印痕。

(作者为长清第五初级中学教师)

诗词三首

杨立国

苏幕遮

锦屏岩，春晓洞，探古寻幽，郊外云峰耸。
杨柳堆烟润润蒨，山径鸟鸣，不解风情种。
搏苍龙，分伯仲，那堪风云，已把黄昏送。
遒劲老松明月共，细数南来，北往游子梦。

破阵子

行走千年古镇，感怀齐鲁长城。
西起长清东至海，恒碧残痕凝血成。旌旗猎猎声。
惆怅苍云乱渡，征夫未见归程。
犹有民间奇女子，一片痴心千古情。蕨蕤芊蕙生。

如梦令

东汉遗珠沉睡，古柏老松苍翠。
郭氏墓祠前，惊破孝心凄美。
相对，相对，感叹时光如水。

行囊

陈洪飞

沉甸甸的行囊
装满青春的向往
遇到肆虐的朔风
也要去展翅翱翔

沉甸甸的行囊
装满漂泊的惆怅
陌生的城市街道
找不到家的方向

沉甸甸的行囊
装满牵挂的目光
袅袅升腾的炊烟
氤氲着爱的芬芳

沉甸甸的行囊
装满如水的时光
从容恬淡地生活
追逐最真的梦想

岁月如歌

陈洪飞

岁月是一支歌，
委婉动听，
唱响生机盎然的春天；
岁月是一幅画，
绚丽多彩，
描绘繁花似锦的夏天；
岁月是一首诗，
意味深远，
礼赞硕果累累的秋天；
岁月是一本书，
深邃厚重，
典藏白雪皑皑的冬天。
悠悠岁月，
岁月悠悠，
回首逝去的光阴，
一缕馨香常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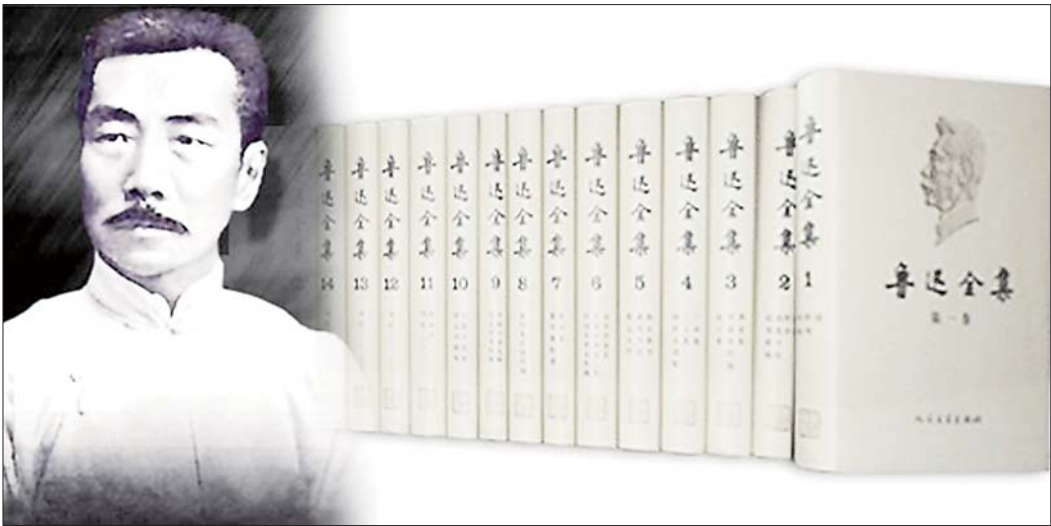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文昌街道)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文章，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投稿邮箱：qlwbjrcq@163.com。

仰望鲁迅



陈莹

一部厚重的《鲁迅全集》，摊放在我的案几。晨曦与夜灯伴我，慢慢品读鲁迅。一位举世无双的文坛巨擘，好像与自己面对面坐在一起。翻拈一张张精致的书页，仿佛在触摸巨人深沉而激越的脉息。浓郁的墨香飘逸扑鼻，好似大师凝重而有力的呼吸。我洗耳倾听先哲的教诲，接受智慧和思想的启迪。

我依稀看到，先生走出百草园天真烂漫的童趣，远离了故乡美妙醉人的社戏，揣一个治病救人的梦想，东渡扶桑，漂游学医。本来，他已将锃亮的手术刀握在手里，然而，当看到同胞的魂灵被罪恶的鸦片熏黑扭曲，祖国的肌体被野蛮的硝烟熏烤得满目疮痍，他的心被震撼了。他要用思想的波澜，搅动起亿万人的心池；他要用重锤敲醒东方的睡狮，让不屈的吼声惊天动

地；他要为“东亚病夫”刮骨疗毒，让有力的巨手托起泱泱大国的志气！

于是，他依依不舍，走出了敬爱的藤野先生的教室，毅然拿起了沉甸甸的“金不换”毛笔，打磨得如匕首与投枪一般锋利。发一声“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词，深邃的目光直面惨淡的人世。他不停地想呀，不住地写，一部部小说，一篇篇杂文，一次次演讲，一封封书信……鲁迅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旗手，勇立潮头，引领航向，擎起一面文化救国的大旗。

对敌人横眉冷对，恨深痛极，一路厮杀，所向披靡。可对咱老百姓呀，却牵肠挂肚，爱得痴迷。泣血呐喊着“救救孩子”，关注着闰土、祥林嫂、孔乙己。对革命、红军、共产党人，更是引以为光荣和同志。称颂刘和珍君为“真的猛士”，呵护着进步青年白莽、冯铿、柔石。把火腿和祝福送往长征路，珍藏起方志敏烈士的手稿遗迹。

吃的是枯草树皮，却挤出一滴滴热气腾腾的奶和血，反哺给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奉献给水深火热的父母、姐妹、兄弟。

他抽着苦涩劣质的纸烟，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他不屈不挠地抗争着敌人的摧残攻击，满怀对国运民生的忧虑。层层折磨如根锯条，一上一下，来来去去，锯短了先生生命的标尺。鲁迅书桌上的灯油耗尽了，但他点燃的火炬却昼夜闪亮，至今不熄；鲁迅的声音喑哑了，但他吹响的号角却依然嘹亮，永远犀利。

我静静品读鲁迅，默默思索人生的真谛；我仰望先生矮小却伟岸的身躯，细细揣摩他腾越向前的思绪。鲁迅在我的脑海，渐渐幻化成一柄利剑——刺君、刺贪、刺顽疾；刺丑、刺恶、刺破乌烟瘴气。看啊，我们的眼前，乾坤朗朗，充满人间正气；我们的远方，大路宽广，正是晴空丽日！